

心灵隽语

听海

»»»»»»»» 封存的海

我喜欢大海。

人们喜欢大海的原因，无外乎是因为它代表着自由，代表着无限的宽广。但我喜欢它，竟是因为喜欢听它的声音。“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这句话是颇有道理的，大海的魅力是毋庸置疑的，却又是千人千面的。

8月初的嵊泗有着浑然天成的小气候，它不似我家乡苏州的闷热异常，竟然脱离了暑气，已然是一个纳凉的好去处。

登岛的日子选得非常好，入夜，朗朗天空里泛着皎洁的月光。远处的人们或是在踏着海浪，又或是在漫步歌唱。而我就这么独自一人痴痴地坐着，柔软的沙滩就在我的身下，海风吹过，不掺杂一丁点的鱼腥味，空气好得就像飘着奶香味的婴儿。我放肆地大口呼吸，认真聆听大海的声音。

起先，洒入我耳际的是婆婆的轻语，那是大海独有的吟唱，就像是一个空灵的歌者，在似醉似醒间，一会儿把我们带到天堂，一会儿又坠落到人间。紧接着，是扑面而来的波涛声，散发出了浓郁而又澎湃的青春味道，她活力无限，她勇往直前，似能卷走一切惆怅，携来远方的希望。再到后来，就传

来了一阵阵的摩挲声，这时候的大海又仿佛成了一个慈祥的老者，在向我娓娓道来，倾诉着岁月往昔。

我享受和大海的独处时光，无所顾忌、慵懒自在。我仰望点点星空，什么凡尘桎梏，什么烦恼琐事，都被荡涤一空。我觉得大海就是我的恋人，单纯、美好、热烈都纷至沓来。原来，这就是旅行和生活的意义啊。

第二天，我沐浴着清晨的海风，来到了左岸公路追逐第一缕霞光。一眼望去，有行船，有单车，有高塔，有倔强的狗尾巴草，也有甜蜜的情侣。一边是青葱茂盛的山岭，另一侧是晶莹剔透的海面，不知是我在画中行，还是画境在向我走来呢？此时此刻的大海，就像一个待字闺中的小姑娘，尚在沉睡中，神秘又迷人。它是那样的安静温柔，还时不时地传来梦呓的声响。

这真是个让人留恋的早晨，但几声虫鸣打破了周遭的静籁，提醒我也该回住地享用早餐了。不知怎的，我忍不住向着东方高喊了声：“哟，大海！早安！”

这时候，海姑娘从梦中醒来了，她轻轻拍打了下礁石，我知道，这是对我的回应，也是大自然亘古流传的最美奏鸣曲。

生活滋味

小小蜜蜂

»»»»»»»» 姚崎锋

单位的办公楼一二层装修，警戒线一拉，敲墙钻机施工声不绝，但把一桩事忘记了。一楼转角处，墙体内有一个蜂窝，蜜蜂通过墙外空调出水孔进出。前两年，用了各种方法，也没能将它们赶走，依然生生不息。特别是盛夏时节，厂区里各种行道花都开了，孔洞边从早到晚飞舞着熙熙攘攘的蜜蜂。

那日中午，网管提着一包货匆匆跑过大厅，正好被我撞见，随口问是啥，他欲言又止，笑了笑，径直上楼去了。等我回到办公室，他正好在那里展示他的收获，一堆质量上乘的蜂巢，蜂蜜的色泽鲜亮，流得到处都是，令人忍不住想俯身品尝。

我瞬间明白了，网管实在是个精明的孩子。他说下面蜂窝里还有一些，我便抓上一个塑料袋立马下去，妄想分一杯羹。到了那里傻眼了，工人正在一个劲的往蜂窝里喷雷达，然后又用烟熏了一阵，仅剩的蜜蜂也逃之夭夭，蜂窝里一片狼藉。看来是没指望了。

所谓见者有份，网管也大方地将蜂巢分给了各位同事。我在口袋里过滤出了一小杯蜂蜜，每天早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便是泡一杯温蜂蜜水洗洗肠胃，果然神清气爽，好蜂蜜就是不一样。网管拿去的蜂巢除了过滤完蜂蜜原浆，还捣腾出不少乳白色的蜂蛹，他新交的女朋友，做了一锅油炸蜂蛹，吃了一顿美食。

我开始可惜这个蜂群了，让工人们给野蛮地捣毁了。当时如能聚在一起，就是一个源源不断的蜂蜜酿造团队。

我家的院子里也放着一个蜂箱。几年前，父亲在村庄野外的树林里发现了一个蜂巢，便采摘回来安放在我网上买来的蜂箱里，里面住着蜂皇，蜜蜂们也跟了过来，从此安居乐业。院子外是大片的田地，它们有广阔的采蜜天地。一群小家伙每天进进出出，不知疲倦地忙碌，终于有了不菲的收获。前后已经收过几次蜂蜜了，有一次竟然收了小半桶，房子里到处是蜂蜜独有的气息。

其实，蜜蜂是很温顺的小精灵，并不是人们眼中一言不和就会蛰人的小坏蛋，温柔对待，它们也会变成你身边可爱的小宠物。我常常在蜂箱旁观看它们进出时的忙碌身影，听它们嗡嗡不停的人间密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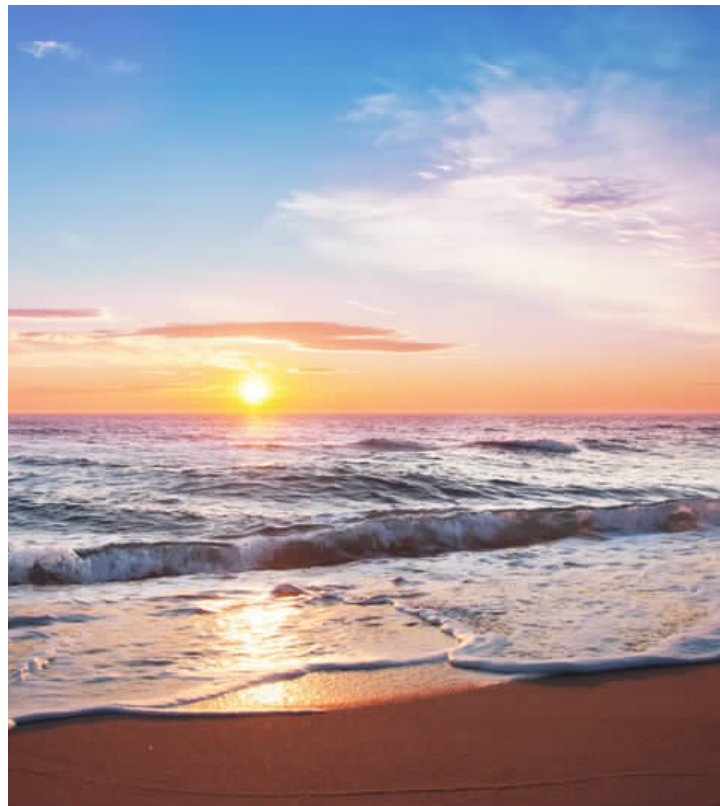
吃着蜂蜜水，当然要想着蜜蜂的好。作为自然界一种特殊的昆虫，蜜蜂有着神奇的能量，它们作为勤劳的代言人，受到人类的喜爱和尊重。人们习惯将那些美好的事业称为酿蜜。古往今来，赞美蜜蜂的诗句不在少数，那首罗隐的“不论平地与山尖，无限风光尽被占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？”是大家很熟悉的。这不仅是写给可爱的蜜蜂小精灵的，当然也是献给普天下那些辛苦劳作无悔奉献的人民大众的。

老家有一位民间高人，平日里红光满面，并有一个蜂疗专家的称号。他用自家养殖的蜜蜂给一些有疑难杂症的病人治疗，呈现出了意想不到的疗效。事情或许没有坊间言传的这般奇妙，但以蜜蜂的神奇，借以充分利用，为民造福的事儿还是可相信的。

诗情画意

我的父亲

»»»»»»»» 袁进生



翻开日历，惊奇地发现，2024年10月1日，农历八月廿九，正是父亲百岁诞辰。

1948年秋天，父亲二十三岁，青春当年，他推开犁耙，走出农田，快步冲向征兵站，换下已结婚的弟弟，奔向解放战争的烽火前线。

父亲跨入部队军营，首战参加了淮海战役，七天七夜没有合眼休息，淮海大地上留下奔跑的脚印。看到战友们倒下了，眼睛血红，义愤填膺，冲上前去，夺取胜利，迎接新中国的曙光黎明。

带着淮海战役胜利的欢庆，父亲又乘风跃入渡江战役，跳上扬帆前行的木船，挥划劈波斩浪的桨楫，冒着密集的枪林弹雨，跨越翻腾不息的长江天险，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，滔滔江水载满胜利的信念。

渡江战役五十周年，陪着父亲走到江阴，看到当年的“渡江第一船”，父亲凝视长江，思绪万千，他叫我以渡船作为背景，留下一幅值得纪念的照片。可惜没有戴上渡江战役纪念章，端端正正地挂在胸前。

跨过长江向前走，父亲又参加了解放舟山战役，难忘登步岛那一场恶战，父亲不幸中了敌军的弹片。迷迷糊糊醒来时，他已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。

父亲伤残治愈，可以分配工作到城市一线，可他毅然决定复员回家，

参加土改运动，热火朝天。我们曾与父亲闲聊，如果当年不选回家种田，现在也是离休干部。可父亲总是长叹一声说，想想当年牺牲的战友们，他们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活着的人还计较什么命运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父亲带队到江都宜陵，当时正好进入抢河底关头，突然接到老母亲去世的来信。为了水利工程不迟延，父亲选择留在工地建设，他用提前完成任务的喜报，回家汇报未能送别的母亲。

待人真诚，见事如镜，办公公道，坦率公平。这是军人刚毅的品质，也是父亲硬汉的本性。村里遇到纠纷，邻间碰到矛盾，该说则说，该批则批，谁是谁非，有理有情，复杂问题，穿针引线，问题再大，总能摆平。

1974年，十九岁的我，踏着父亲老兵的足迹入伍，驻守在舟山群岛海防前线，父亲满心欢喜引以为豪，父子两代人都是舟山兵。

父亲九十岁离开人间桑田，当他的灵魂走出殡仪馆时，我们从他骨灰中找出了留在他体内的一块弹片。这弹片伴随着他一生向前，在建设祖国的一路征程中，他一次次被评为先进，一枚枚纪念章，一张张荣誉证书，是父亲献给祖国的贺岁片！

想不到啊，如此有幸，百岁老兵与祖国同庆！祝愿祖国繁华似锦，繁荣昌盛！